

抑扬顿挫旋律 跌宕起伏人生 (上)

——访著名京胡演奏家杨柳青

本刊记者/孟建军



杨柳青三个字，乍一听以为说的是天津那个盛产年画的地方，其实不是，他是旅美京胡演奏家的名字。

前不久，杨柳青从美国回到北京，受邀来参加中国京剧院的一个演出活动。通过北京著名京胡制作师刘正辉的介绍，记者见到了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京胡演奏家。

少年进京考戏校

杨柳青出生在浙江义乌，其父是京剧票友，会拉板胡、吹唢呐、打鼓。当年每当他父亲一拉琴，

年幼的杨柳青就会站在旁边仔细观看。父亲见四岁的儿子对乐器很感兴趣，就让杨柳青的妈妈给孩子做了一把琴。杨柳青回忆，母亲当时给他做的琴十分简易，就是用铁罐扎个眼，找了一根木头做琴杆，两根细麻绳做弦。有了这把“琴”，杨柳青的童年充满了快乐。杨柳青的家在农村，当年县剧团到乡下演出，杨柳青经常跟着他们看演出并且非常着迷。7岁的时候，杨柳青已经进入了村里的业余婺剧剧团，在乐队里拉二胡。九岁的时候，杨柳青开始拉歌曲。记得有一年参加文艺汇演，他得了一等奖，奖品是一把新的二胡，这下可把杨柳青高兴坏了。

杨柳青除了喜欢拉琴以外，还喜欢画画，家里墙上贴满了他的画。妈妈就想：这个孩子是学艺术的材料，看来应该他送到艺术学校里面去学习。

12岁的时候，杨柳青的家人让他考中国戏曲学校。恰好戏校在上海有考点，父母带他去了上海。杨柳青为考官拉了一首《二郎山》，还用独指操拉了一曲《东方红》。因为杨柳青的基础好，没有经过复试就被戏校录取了。

杨柳青说：“我实际上是考错了，以为戏曲学校音乐科就是学音乐的，不知道是学戏剧的。我小时候喜欢婺剧，婺剧里边也有徽调，徽调要用京胡拉软弓拉，拉出的声音能打哪噜。当时对京剧一点概念都没有。刚一考进来，一听京剧，我傻了。”杨柳青进入戏校后，由开始的不喜欢京戏，到喜欢上京剧仅仅用了半年时间。

恩师力劝勿转行

杨柳青进入北京戏曲学校后，他的开蒙老师是吴炳章。后来他跟随杨宝忠的弟子王鹤文老师学习。

“学校拉琴的老师很多，都教过我。”杨柳青说，这些老师中，王鹤文对他的影响最大。当时学校每年都会给高班学生请著名琴师和大演奏家来学校讲座，那年12岁的杨柳青和高他四班的同学一起旁听。杨宝忠看见杨柳青长得很可爱，就问他：你多大了？杨柳青回答：12岁了。杨宝忠逗他：“你是姑娘还是小子？”从那时起，杨柳青认识了杨先生。在戏校读三年级的时候，杨柳青非常痴迷老生，当时他的嗓子已经完成了倒仓，于是他非要闹着改行不拉胡琴了。杨宝忠来上课时，听说杨柳青要改行学唱老生，就把杨柳青叫到科长办公室问话：“听说你想改行，你能唱什么段子啊？”杨柳青说：“我能唱六个调。”杨宝忠夸赞道：“那还不错，我给你吊一段。”说完杨宝忠就操琴为杨柳青吊了一段《文昭关》。那时杨柳青15岁，单纯质朴，无所顾忌。在大师的伴奏下，不懂得紧张，演唱发挥得很好。唱毕，杨宝忠先生说：“看来你是下了点功夫。不过你的嗓子才倒过仓，你要是再吊一个星期，你就不是六个调了，你的嗓子就要降一个调门了。很难说你的嗓子将来行不行。我劝你好好学琴。你学琴是一流的条件，我保证你将来能

成为一流的琴师。你看你是学琴呢还是学唱呢？”

在人生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，杨宝忠一席话为他指明了方向，杨柳青从此打消了改行当演员的念头。

琴师学唱很关键

杨宝忠当时是天津戏校的校长，平时很忙，故杨柳青跟杨宝忠学琴主要是靠寒暑假。当时戏校在自新路，杨宝忠家在红土店，离得很近。杨宝忠每年寒暑假回来，杨柳青就去杨宝忠家学琴。利用寒暑假期间，他跟杨先生学了五六年。“他喜欢我，对我没的说。我没钱，连五分钱的电影都看不起。他一分钱学费都不收我的，无偿教我。没事我就练琴，一天能拉九个钟头。”杨柳青的话语里充满了对恩师杨宝忠的崇敬和感激。

杨柳青说：“杨先生教了我三出戏，一出是全部《伍子胥》，一出《失空斩》，一出《杨家将》。三出戏一出反二黄戏，一出西皮戏，一出二黄戏。这三出戏是杨派的典型代表作品。那时除了学琴，还得跟着杨先生学唱。好琴师一定要会唱，不会唱不行。杨宝忠是余叔岩的开门弟子，杨宝森也是余叔岩的弟子，他跟杨宝忠是叔伯兄弟。杨先生开始也是唱老生的，后来嗓子不好了，就改了胡琴了。他唱两口，唱得很棒的。那时我们非常重视唱，唱是其中的一门。我们还学身段，身段的‘起霸’‘趟马’‘抖鞭’都得学。了解这些舞蹈动作，打鼓的就能抓得住，否则打鼓的打四击头，抓不住它的鼓点。如果琴师会走，他就能按照演员的步态打准鼓点。那时我们学习京剧非常全面。”杨柳青说，杨先生教他拉琴不仅从不收钱，礼拜天他还让杨柳青在他家吃饭。“他的提琴拉得很好，拉《无穷动》。高兴了，就对我说，坐着，听我拉。他的京胡里就有提琴的音色，不加辅助技巧，干净，讲究音色。”

杨宝忠给杨柳青留下太多难忘的印象：他的功夫太好了，他的很多音都刻在我的脑子里了，他的抖弓跟切出来似的。

“老师要求特别严，差一点都不行。一开始他不教戏，就是练习基本功。拉空弓，拉了一年多。他要求两头的声音都要出‘当当’的声音。练长弓、中弓、短弓、快弓、弓梢、弓根都单独练，然后练左手

的七个技巧：打、粘、滑、垫、虚、兜、揉。‘兜’实际是泛音。”杨柳青回忆，在杨先生那里上课，他完成了这些技巧练习后，杨先生总能挑出毛病来。到最后一年的时候，杨宝忠听完杨柳青拉的京胡后，说了一句话：嗯，不错了。

听完这句话后，杨柳青乐得三宿没睡着觉。

冰炭生活尽体验

在戏校，有编腔常识课，杨柳青学了一些基本乐理和基本作曲法。19岁时，他被邀请到中央乐团去参加交响乐《海港》的创作。杨柳青创作了《海港》的序幕和所有中间连接部分的唱腔。他常常沉浸在创作的喜悦之中，最让他高兴的是，自己写在纸上的作品很快就能在乐团试奏，将纸面上的音符变成立体的声响。杨柳青每次听到自己创作的作品被演奏出来，感觉那是最大的幸福。

在中央乐团的日子里，著名作曲家罗忠镕教他作曲，著名钢琴家殷承忠教他钢琴。杨柳青用一年的

时间学了四年的课程，作曲、配器、复调，他全学完了。

1966年、1967年间，杨柳青跟刘长俞、殷承忠一起搞创作，他们几个人搞了钢琴伴唱毛主席诗词咏梅，被誉为是“钢琴的革命”。

令杨柳青没有想到的是，原本被人羡慕的工作和生活一夜间被毁掉了。原来是一年前，杨柳青看一篇报道后无意间跟一个同乡的同学说过一句话，没想到那个同班同学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竟向组织揭发了他。结果，一向不过问政治的杨柳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，并被罗列了100条罪状。造反派用皮带抽他、拷打他时那些平日里妒忌他的人专们用皮带抽他的手，嘴里还恶狠狠地喊着：我叫你拉！杨柳青似乎一下子从云端跌入了地狱。从此，他的手再不能摸胡琴。在罪状上签字后，他被发配到天津某农场五年，成为了“阶级敌人”。

每天早晨起来，半个小时的“早请罪”，即使是冰天雪地里也不能随便动弹。“记得刚一去时，所有人在室外看电影《列宁在1918》。那年特别冷，我们一人一个草敦。看到三分之一，看电影的人都冻跑了，我们不敢动。看完电影后，整个人都冻僵了。被人抬回去后，用雪搓了半个多小时才有知觉，之后脸都肿了。”在劳改的几年当中，杨柳青种地、装卸石头，还到芦苇地里拔草。一次拔草的时候，他的身上被蚊子叮了73个包。一次，造反派监督他背草，大垛的青草山一样压在他的背上，直到人站不起来为止。整天像牲口一样被使唤，他饱尝了失去自由的日子，品味着生活的艰辛。至今，腰、腿都受到了伤害。回忆起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，杨柳青眼圈有点红了。

（待 续）

